

惊心之恋

# 面若桃花

Mian Ruo  
Tao Hua

作者

羽井一

M I A N R U O / T A O H U A

你可知道，那一张青春妖娆的桃花薄面，  
要用多少年轻女人的鲜血浇灌？



I247.56  
182

I247.56  
182

# 面若桃花

Mian Ruo  
Tao Hua

羽井 作 者



策划编辑: 侯 开 石 颖 杨 晨  
责任编辑: 赵 锋 奚春玲  
特约编辑: 姜娴娟  
封面设计: 安宁书装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面若桃花 / 羽井缺一著; 一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0.4  
ISBN 978-7-5463-2628-3

I. ①面… II. ①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6 ✓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40444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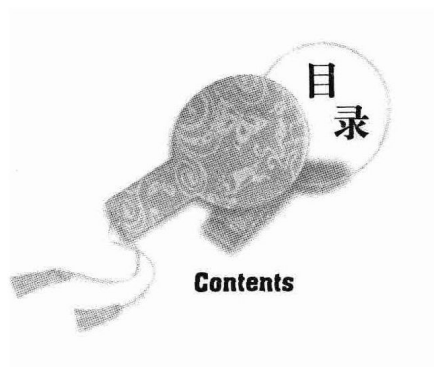
书 名: 面若桃花  
著 者: 羽井缺一  
出 版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
地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(130021)  
印 刷: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  
印 张: 8  
版 次: 2010年4月第1版  
印 次: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: ISBN 978-7-5463-2628-3  
定 价: 25.00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发行部负责退换)

# 目 录

## Contents

- |     |  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001 |  | 【一】八年换棺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
| 007 |  | 【二】凶兆？吉兆？   |                   |
| 012 |  | 【三】画像下的老太太  |                   |
| 019 |  | 【四】乌鸦与绣鞋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
| 026 |  | 【五】一只眼睛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
| 031 |  | 【六】少了头的“生”字 |                   |
| 037 |  | 【七】失踪的小拂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
| 044 |  | 【八】受惊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
| 049 |  | 【九】暗藏杀机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
| 055 |  | 【十】水清不见字    | 062    【十一】水里盛放   |
|     |  |             | 068    【十二】惊见     |
|     |  |             | 074    【十三】醒目     |
|     |  |             | 079    【十四】晚餐     |
|     |  |             | 087    【十五】是人还是鬼？ |
|     |  |             | 094    【十六】蛇绕     |
|     |  |             | 099    【十七】薄如意    |
|     |  |             | 105    【十八】斜角纸    |
|     |  |             | 110    【十九】来访     |
|     |  |             | 115    【二十】催婚     |



|     |  |       |      |
|-----|--|-------|------|
| 122 |  | 【二十一】 | 毒药   |
| 128 |  | 【二十二】 | 手    |
| 134 |  | 【二十三】 | 问    |
| 141 |  | 【二十四】 | 伤    |
| 146 |  | 【二十五】 | 老太太  |
| 151 |  | 【二十六】 | 撕破   |
| 157 |  | 【二十七】 | 怀疑   |
| 162 |  | 【二十八】 | 雨水   |
| 168 |  | 【二十九】 | 凋落   |
| 174 |  | 【三十】  | 浮生如斯 |
| 180 |  | 【三十一】 | 霍亲   |
| 186 |  | 【三十二】 | 疏远   |
| 191 |  | 【三十三】 | 开放前厅 |
| 198 |  | 【三十四】 | 无眠之夜 |
| 205 |  | 【三十五】 | 不告而别 |
| 213 |  | 【三十六】 | 丢失   |
| 218 |  | 【三十七】 | 假山   |
| 225 |  | 【三十八】 | 真相   |
| 231 |  | 【三十九】 | 逃生   |
| 238 |  | 【四十】  | 逃亡   |
| 246 |  | 【四十一】 | 面若桃花 |



如果不去严思汝家，她或许永远不会看到这出诡异的“八年换棺”。  
如果不是一周前严思汝向她求婚，她或许不会千里迢迢跟他前来。  
如果她身边有父有母，有可商量、可替她拿主意的亲人，她或许不会这么快就答应他的求婚。

如果……

宫莲不知道，这个暗藏隐秘的世界，没有如果，只有结果！

他的家乡，比她想象中的要远。

那是车到不了的地方，宫莲与严思汝下了火车，租了辆马车，一路颠簸，一路尘土，才到了一条小路口上。

前面这条小路是陡峭的，弯弯的，向上无限延伸，像是有大片的山丘等待在路的末端，又似是下坡，谁知道那路的后面是什么在等待着自己？小路两旁全是绿得发黑的灌木，密密匝匝的，浓密得几乎要遮了天。这是一条马车过不了的小路。严思汝付了车钱，满含歉意的眼神看了看宫莲，宫莲这才知道，得下车了。

不知为什么，在提步欲行时，宫莲的内心产生了极大的不安。她看了看未知的幽暗前方，静悄悄的，没有一点人声，她疑虑地犹豫着说：“我怕……”

“怕什么？”严思汝停下脚步，看着宫莲的眼睛。

“我怕你们家的人会不喜欢我。”宫莲用低低的声音答道。

“瞧你，又胡思乱想了。”严思汝走了过来，放下行李，握住宫莲的手。宫莲的手有些冰凉。

从严思汝手心中传过来的温暖，使得宫莲忐忑不安的心渐渐平静下来。宫莲提起了行李，做出往前走的姿势。

严思汝笑了。

两人提着行李，穿过了这条小路。

在攀爬这条小路时，宫莲产生了很奇怪的感觉，她觉得自己像是被包围在一片窒息的灌木丛中，越挣扎越会受伤害似的。她小心翼翼地走着，可越是小心，越觉得身边有芒刺在悄悄逼近，那些尖利的刺宛如不是依附在它们的宿主上，而是飘浮在空气中，会随时出来扎得人体无完肤……

就在宫莲被自己的这种意念折磨得快要发狂时，原本逼仄的空间，突然刮来一阵猛烈的风，原来不知不觉中他们已经走到了小路顶点，看到了整个暴露在他们眼前的山。

山毫无奇异之处，只是有一股说不出的神秘，如盘旋在山顶上的云雾，萦绕在四周。

宫莲的感觉没有出错，不远处的景象让她悚然一惊。

她看到，入云参天的竹林，墨绿的林梢大团大团的，给山造出阴森的阴影，无数草棚下的断碑破棺，留着风雨侵蚀的痕迹，突兀醒目。山上有一群穿着森森白衣的男女，正安静地围在一口破棺旁，只有一名老者引颈如歌如泣地唱着。听不懂他唱的是什么，他的声音忽而凄惨嘶哑，忽而高亢庄严，像是一具没有力气的躯壳在同自己的灵魂打架，又像是在召唤身旁已死去的魂，再次复活。

老者的声音幽幽地回荡在空旷的山林中，黑压压的群山之间有回应，似无数魂魄在争先恐后地呼应着。

“八年换棺！”严思汝发出兴奋的声音。

宫莲不解，问：“什么是八年换棺？”

“我们这里，每过八年生者一般都要给故去的亲人换一次棺木。这可是八年才得一见的。没想到，我们一回来就看到了。宫莲，我们过去看看。”

“你说的可是给死人换一口棺材？”宫莲问。

“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不！”宫莲吓得有些变色了，拒绝道，“这有什么可看的，别去了。”

“去吧。”严思汝说，“每一次换棺都会有预示。它会以一种特别的方式，提示参与换棺的某一个人将会遭遇到什么。你不知道，换棺的预示是很准的。与其听瞎子算命，还不如去看一次换棺。这是最好的占卜吉凶祸福的机会。”

“可是你瞧，那里的人那么多，最终测算的是谁的吉凶祸福，恐怕谁也不知吧？”

“所以换棺的人要越少越好。一般都是自家亲人，外人无法参与其中的。”

“可你……”宫莲更纳闷了。

“我？”严思汝脸上微微露出了一抹得意之色，毫不掩饰地说，“我是严家大少爷，我能参与到族中任何一家的换棺仪式中去。这也是对方无上的荣耀。”说完，他调皮地眨眨眼睛，像是看透到她内心深处，笑着问：“想去看看吗？或许这次预示的是你的未来也不一定。”

宫莲犹豫了。她是真的怕见死人，她甚至能想象出棺材中的尸骸是怎样的狰狞可怕……但尽管如此害怕，还是敌不过对换棺占卜的好奇。

或许，潜意识里谁都在希望，希望自己是人堆中最独特的一个——或许最与众不同的！或许最贵不可言的！或许与神秘力量或神秘信仰结缘的！或许……或许都是忘却的回归，期盼着有一个声音，告诉你，最想要的结果、最近的距离，就在眼前。

严思汝拉着宫莲的手，稍稍一用力，后者的脚步便迟疑地跟随上了。

果真如严思汝所言，原本那些人肃穆地站立着，表情凝重，一看到严思汝，他们先是一惊，但都没有表现出不快，仍旧是静默着允许他与她的靠近，甚至给二人让出了一条直达坟墓的通道。

其他的人都俯首帖耳地站立在一旁，只有一名很美艳的女子很突兀地僵立在一旁，一双凤眼配着她的表情，有几分跋扈，她冷冷地盯着他们。

宫莲感觉到，对方强烈的敌意，正从全身上下、每个毛孔中散发出来。

被这种眼神紧紧跟随着，没有人能感觉到舒服。



老者仍然在凄厉地唱着，刚才从远处听着倒不觉得如何，走近了，这像极了哭泣的丧曲让人全身起鸡皮疙瘩。

等他俩走近，宫莲更觉害怕。她后悔自己刚才任由好奇心牵引，竟然真走到这里，看到眼前这口由草棚盖着的棺材，感觉到一股无法形容的死亡之气环绕在身旁。

棺材前放了个案几，案几两边的烛台上各插着白烛，香炉上三根清香还袅袅地飘散着轻烟，一些茶果点心摆放得整整齐齐。

而案几前方的棺材，经过了风雨的八年，已经破烂得不成样子，看来再不换棺，的确对不起住在里面的尸体。

正在宫莲胡思乱想之际，突然四周一片死寂。她感觉到异样，猛然抬头，只见老者不再唱丧，他将三支清香抽出，合在手里，对着棺材拜了三拜，然后将香猛地倒插在土里，又快速地做了一个手势。两个蒙着面的男子走上前来，拿开草棚，合力移开了破棺盖。棺盖发出腐朽木头摩擦的声音，“咯——吱——咯——吱——”当棺盖掀开时，宫莲能闻到从棺材里飘荡出来的霉烂之气。

这气味，浸淫着死亡与黑暗，让人迅速联想到那具看似空深的黑匣子中，藏着一具八年不见光的陈尸，甚至可以让人联想到它现在的腐朽……

宫莲的背脊泛起一阵凉意，她忍不住往后退了几步。

另外两个男子抬过一口新的棺材，放在破棺材旁。

四个男子完成了这些动作后，迅速下退。

老者也拿了块黑布蒙住了口鼻，口中念念有词，走近到破棺材旁，低头一看，也不知道看到了什么，他的表情很奇怪，眼睛里起初有非常欣喜的神采，说了一个字：“蛇！”除了宫莲，在场的所有人都随着这个字而欢喜起来，包括牵着宫莲手的严思汝。他兴奋地捏了捏宫莲的手，这表示他的心情非常好。可接下来，老者的笑容渐渐僵硬了。他像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使劲揉了揉，无法确定的神情浮现在他脸上，不是喜悦也不是惊吓，不是平静更不是震撼，什么都不是，他的眉头慢慢地皱了起来。

“怎么了？”发出这个声音的是那名美艳的风眼女，她犹豫着问，“是死的？”

这句话，像是在人群中炸开似的，大家起初的欢喜顿时都委顿了，掩

饰不住的沮丧挂满了所有人的脸。

趁着声音杂乱，宫莲偷问身边的严思汝：“这是怎么了？”

严思汝的声音也难以掩饰失望，但他还是向宫莲低声解释道：“一般而言棺中无蛇。但如果能在棺中看到活蛇，则预兆我们之中的某一个人将富贵平安。如果看到的是一条死蛇，则是不吉利的凶兆。相比而言，棺中无蛇虽然令人失望，但总比出现死蛇这种凶兆要好。看样子，棺中可能是条死蛇，我们中的某个人是难逃厄运了。”

吉兆，人人抢之。而眼下面对凶兆，人人都想避之。宫莲可以想象，每个人都恨不得自己不是这次占卜的对象，包括她自己也如此想。

老者的手在半空中一挥，他沉沉的声音压倒了所有的杂音，“是活的！”

周围人顿又兴奋起来。

“不过……”老者没有说下去。他摇了摇头，退了下来，然后转身走到严思汝面前，恭敬而又慎重地说：“严大少爷，您是读书人，见识多，请您移驾几步，去看一下。”

老者对待严思汝毕恭毕敬的举动和谨小慎微的语言，让宫莲很是不舒服——严思汝才二十出头，而那位老者毕竟是年过花甲的长辈！

不过严思汝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自然，他坦然接受老者的恭敬，走到棺材旁，低头一看。

“呀！”严思汝的反应与老者一模一样，他先是一愣，接着是满脸的惊讶。他自言自语道：“没想到！”

宫莲与众人都注视着他的神情，都想从他的神情中看出答案，可是却更加茫然。

严思汝一脸凝重，他盯着棺材内，缓缓地抬起了头，慢慢地吐出了几个字，“怎么是这样？”

所有人都无法想象，一条活蛇翻腾在一口棺材中，能出现怎样的状况。

大家都用手捂着口鼻，凑近到棺材前往里看。顿时，几乎所有人都叫出了声。

棺材内，一具干枯的尸骨上，翻腾着一条蛇，不，确切说是两条蛇。两条活着的蛇！

一条剧烈地扭动着，挣扎在另一条粗壮而有力的蛇的嘴里。不一会儿，这条蛇的大半个身子，已经被另一条蛇一点点地吞吃了。

罪恶而诡异！



【二】

凶兆？吉兆？

这是凶兆，还是吉兆？

谁也无法得知。这是一趟未知之梦旅，在捉摸不定的路途中，忘记了今天这个路标，或许在明天才能找到它真正的方位。也许只有在最后一刻，梦境如染色的泡泡，扎上一针，砰——色彩幻化，紊乱的命运真相才能浮现！

严思汝也说不出所以然，他茫然地站着，同所有的人一样，都怔怔地看着老者，希望能从他脸上看到一个答案。

老者沉思了一会儿，叹了口气，终于开口说话了。他的声音沙哑，语气中充满了讶异，“活蛇吃活蛇，一条继续活着，一条却死了。看来是凶中带吉，吉中又带凶。我给人换棺无数次了，可今天这幕我也是第一次看到。”

周围的人更加茫然，不安感浓重得像这幽暗的山林深处的雾气，弥散在每个人的心头。

众人沉浸于一片无言中。

虽则无声，内心却暗流汹涌。

在这貌似安静的氛围中，官莲感觉到了异常，不经意地抬眸，她突然发现在山林深处，隐约有个穿着宽大白袍的人悄无声息地出现，正凝视着他们所在的地方。那个白袍人的身材很瘦削，风一吹来，一袭白袍像是裹尸布缠在一具骷髅身上，看不出一点肉来，而最诡异的是，那人头上蒙着一只麻袋，只在眼睛的部位露出两只孔，麻袋下飘荡着她长长的黑色

头发……

似一具黑暗中游荡出来的鬼魅。

宫莲睁大了眼睛。白袍蒙脸人大概感觉到了，她将那蒙着麻袋的头准确无误地转向了宫莲的方位，两只黑洞洞的眼睛孔锐利地对准了宫莲。

虽然距离是如此遥远，可黑漆漆的看不见眼睛的两只孔洞似散发出强大的磁场，冷冷的，凶恶的，还有一些无法言明的威胁……所有的感觉，糅合成一股强大的冲击力，直逼宫莲。宫莲觉得自己的身上，像是被冷水从头淋到脚！

“思汝……”宫莲的嘴唇因恐惧而剧烈地颤抖着。

“怎么了？”粗心的严思汝毫不知情，大声问道。

宫莲抬起手，无力地朝山林深处指了指，可就在这一瞬间，那个鬼祟的白袍女子，倏忽不见了。

难道是自己的幻觉？宫莲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。

老者注视着宫莲，眼神极其复杂。但他没有对宫莲说什么，只是对严思汝客气地说：“严大少爷，如果可以，带这姑娘离开吧！”

接下来就是把死人从旧棺材换到新棺材里，的确没什么看头。老者的话正合严思汝的意，他也不再客气，向旧棺材作了一个揖，就带宫莲离开了。

离开的时候，宫莲能感觉到人群中凤眼女的眼神一直冷冷地追随在他们身后，她无力再回头，去探究这样的眼神到底是什么意思。

老者又在亢喉而唱了，“行人让道，逝者归去……归去……归去……莫问莫语莫看莫行……归去……归去……莫问莫语莫看莫行……归去……”

竹风萧瑟，不知名的鸟儿在幽幽地鸣叫，一声声，孤魂归路漫漫，于尘世，于隐灭。

归去，归去，两个迷惑人心的字，吞噬着过客酸楚的灵魂。

严思汝紧牵着宫莲的手，两个人有些沉默地走着。

宫莲一直在回想刚才的情形，有些惊吓，更有看到在尸骨上蛇吃蛇的惨烈而恐惧的一幕，无法抑制的恶心。严思汝也静静的，思索着什么。

“思汝，”宫莲打破了这份平静，说道，“刚才人群中有个女人，一直盯着我们看。”

“哦，是吗？”严思汝漫不经心的。

“是的。我感觉……”宫莲停顿了一下，终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，“她的眼神很怪，很仇视，很冷……就像我们平常看某个厌恶之人的眼神。”

“是吗？你可能想多了。”

宫莲本想反驳他的话，但一想到刚才一晃而过的白袍蒙面女，自己也不知道是幻觉还是妄想，既然无法确定，那还是闭口不言吧。

但她隐隐觉得严思汝说的不是真话，甚至她觉得他的语气过于平静，平静得不似平常。

宫莲努力控制着没来由低落下来的情绪，抬眼看去，这才发现走着走着，眼前已是一条空阔的大路。大路的两旁立着一排顶着灰灰天的古槐树，一棵接着一棵，齐刷刷的，略显肃穆，像是老朽的队伍阵列着，更像是严家这个大家族的门卫。

真是豁然开朗！刚才走过灌木丛的小路，再看到眼前这一条大道，拥挤与空阔就只隔了一座山而已，像是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，和平而奇迹地存在在一起。

不过，感觉却未必是真的。走在这些古槐树下，其实是更逼仄更压抑的感觉。古槐树上栖息着几只乌鸦。天是贴近的，乌鸦是灰黑的，似一出无法预知结局的戏的场景，黯淡而不祥。恰好严思汝开口说：“有个规矩，因为怕不安的亡灵会驻留在家中，所以不得善终的死者是不被允许停放在家中的。这些古槐树下，停放过很多尸体！”顿了顿，严思汝口气缓缓的，似补充更似吓唬她，低低道：“你看，每棵古槐树下停留着很多漂泊的鬼魂……飘来飘去……”

宫莲的后脑勺顿时觉得有股凉飕飕的风吹过，她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噤，手，不可控制地紧紧握住，连指甲沉陷进了掌内都不知。

“哇——”一只乌鸦恰恰赶在此时发出了凄厉的惨叫声，就像一个冤死的灵魂在徘徊嘶叫。

宫莲惊吓地叫出了声，睁大眼睛缩在了严思汝的后边。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严思汝又爆发出一阵大笑。他把她拉了出来，笑着捏捏她的手，“别怕别怕，哪里有什么鬼魂，那是我吓吓你的。再说，就算

真有，你怕什么？有我在，鬼也不能欺负你！”

接着，他凑近宫莲的耳根，低低地说：“迟早你是要嫁到这里来的。难道，你要怕一辈子不成？”

宫莲那原本苍白的脸上，顿时笼上了一层绯红。她忍不住抿了抿嘴，一丝笑，如破云而出的一束光，明媚灿烂。

而眼前的光线似乎也越来越充沛，一个转弯，宫莲倒吸了一口气，不敢相信地睁大了眼睛。

眼前的建筑及景物直接撞入了人的视线，经过幽暗直长的槐树道，空间猛然变得豁然大开：一幢庞大的建筑像巨兽一样蹲踞在前方。由于高大，透出庭院深深的神秘，而神秘中又带着浓浓的森严；由于高大，和着所倚的山峰，平起平坐着，给人几分望天近的错觉。在苍天暮云间，灰白色的墙体与乌瓦，像一张失去了血色的脸及脸上乌黑的眉毛，僵硬而怪诞，枯槁而迷离。

这样大的宅子，大得堪称为奇观！这样大的宅子，占尽了以山作为背景的得天独厚。

大门的紫檀牌匾上刻着“大善”两字，左边有块黄花梨小牌，竖刻着“严府”。

宫莲这才知道，眼前这个超出任何人想象的大宅子，就是严思汝的家。

“是你家吗？”宫莲问，夹杂着几分惊讶，“这么大？”

“是的，到了。”严思汝看着严宅，微微蹙了一下眉头，若有所思地说，“是太大了，可人又太少了。”

一个沙哑得不像人语的声音陡然在身后响起，“不是人太少，是鬼魂太多！”

这个声音，这句话，让宫莲悚然一惊。她猛然转身，看到自己的面前站着一位灰袍白须、眼神却有精光无限的老头。

奇怪，她怎么听不到他的脚步声？

这老头像是有读心术，他直直地盯着宫莲的眼睛，接下来的话更是让她吃了一惊，“只有鬼才没脚步声吧？”

还没等宫莲从惊吓中回过神来，身边的严思汝激动地扔了手上的行李，一把就扶住了老头的肩膀，像孩子一样地大喊大叫：“严叔，严叔！我可想

死你了！”

这个被严思汝称作严叔的老头，沉稳地拍了拍严思汝的肩膀，说：“这么大了，还是改不了你的孩子脾气。”

严思汝将严叔带到宫莲面前，说：“严叔，这就是我说过的宫莲。”

严思汝再转头对宫莲解释道：“这是严叔。你别介意，他就喜欢吓人。小的时候，我经常听他讲鬼故事，吓得都不敢自己一个人睡的。”

严叔没有任何语言。宫莲对着老人家微微一笑。令她困惑的是，当严叔看她时，眼光里除了留有对严思汝回来的兴奋外，还有更多复杂的东西——如果宫莲没感觉错，有些寒意蓄藏在他的内里。

不是敌意，不是冷漠，更不是讽刺……是一种藏得很深的想法，在一个封闭的身体内，鲜活地流动着。

这是什么样的眼神啊……宫莲的心，突然七上八下地跳动了起来。她内心有强大的不安及忐忑，正不可阻挡地从她全身蔓延而来。

就仿佛突然之间寒流来袭，内心中的洪流被定格，一下就结成了冰。

她突然就明白这眼神中的含义了，因为她想到了刚才所有人聚集到那口棺材前的目光。

严叔看着她，不像是在看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，而像是在看，一具尸体！





### 【三】

#### 画像下的老太太

就是这么一瞥，可以让人心从高峰直接跌到低谷。

人与人的隔膜误会，常常从一个眼神开始。

宫莲后悔来这里，也是从这一个眼神开始。正是从这个眼神开始，她觉得自己像是一个久在异乡的过客，寂寞、孤独和多愁善感，盛放一路。

严叔拎起他们的行李，率先进了严府，用他苍老沙哑的声音喊着：“大少爷回来了，大少爷回来了……”

果真是庭院深深，严叔的声音由近到远，逐渐变得模糊，微弱，直至最后变得悄无声息，如一颗坠落在深水里的石子，渐渐湮没在其中了。

周围瞬时变得很安静，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喘息声。

微风吹过地面上的落叶，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，挂在宅门上的灯笼，摇头晃脑地摆动着。突然大风一吹，落叶翻滚了几个身，飘忽忽地飞了起来，突如其来，劈头盖脸地向宫莲卷来。

宫莲本能地拿衣袖遮住了脸，等放下手来的时候，赫然发现，有一大帮子人突兀地站在门口，就像故事里的狐仙们，一下子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。

严家大太太、二太太与两个丫鬟迎门而来，她们注意到了严思汝身边一身女学生打扮的宫莲。

严思汝快步走了过去，亲昵地搀住大太太，向宫莲笑着介绍：“这是家母。”他再把手攀在二太太的肩膀上，说：“这是我的二婶。”他又指指两个丫鬟，说：“翠妞，玉儿！”